

### 父亲遭冤狱折磨致死 辽宁青年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今年二十七岁的辽宁省凌源市青年法轮功学员侯毅，曾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父亲侯延双、母亲李春霞都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侯毅当时只有十二岁，父亲侯延双被当局绑架、判刑十四年，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被沈阳第一监狱迫害致死。母亲李春霞多年躲避非法抓捕而流离失所。

侯毅的外祖父李财、外祖母曹淑珍，大姨李春玲和大姨父韩立国、小姨李春艳也修炼法轮功，在江泽民一伙的迫害中，大姨父韩立国于二零零四年八月被沈阳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外祖父母也被迫害相继离世，而大姨李春玲和小姨李春艳被多年冤狱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侯毅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下面是侯毅在《刑事控告书》中的部分陈述。

#### 一、全家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巨大改善

我是一九九六年随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我是六岁，至今我已经修炼法轮功十九年了，通过修炼，我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小我就脾气倔强，身体虚弱。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体强壮了，脾气也在逐渐地改，不再倔强。在工作中，我从不和别人争强，干活也从不偷懒，总是多干。在同事的眼里，我是一个勤恳好学的年轻人。我与人际交往总是以真、善、忍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我父亲侯延双以前做过肾结石手术，术后一直身体虚弱；我母亲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胃病、类风湿、眩晕等多种疾病，五月份还穿着棉衣，夏天还得穿秋裤。修炼

法轮功之后，我父母的身体康复，家庭和睦。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让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韩立国、小姨李春艳也都相继走入修炼，身心受益。

#### 二、全部积蓄、部份财物被掠夺侵占

江泽民一伙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凌钢公安处非法搜查我家，抢劫走八万元的财产——包括我家另一处房产、打印机、复印机、电脑等设备和约一万元的现金，没有开具扣押物品清单。凌钢公安处拿走我家的钥匙，从此随意出入我家。

警察拿着我家的钥匙，经常非法搜查我家，知道的就有八次，其中有两次是我放学回来碰上的，没碰上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家里的很多现金物品都被拿走，没有开具任何清单。我藏在小屋门框上的压岁钱存折和一点现金，不知道何时也不见了。

我的父母没有犯罪，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危害，他们基于自身信仰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宪法保护的，但是却剥夺了工作、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凌钢公安处非法抄走我家的全部积蓄后，我失去了父母的关爱，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八月的一天，当时门锁已经被更换。凌钢公安处又一次企图非法闯入，拿着钥匙没有打开门，从此才不再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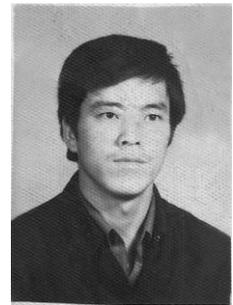
#### 三、父亲被非法判刑十四年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间，凌源法院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把包括我父亲侯延双在内的八位法轮功学员（其中还包括我的大姨李春玲、大姨父韩立国、小姨李春艳）押到凌源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直接把判决书塞到手里，对八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三至十

四年的刑期，其中我的大姨父韩立国被非法判六年，大姨李春玲被非法判四年，小姨李春艳被非法判刑三年，我父亲侯延双被非法判刑十四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朝阳中级法院在凌源开庭，说是开庭，却并没有法庭讯问、辩护等法律程序，直接宣判，仍然维持原判。宣判结束后，我父亲等人抵制迫害，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在场警察堵嘴，打耳光。

#### 四、父亲侯延双在沈阳监狱城被折磨九年半后致死



法轮功学员 侯延双

#### 1、父亲遭酷刑折磨 致使腰椎、颈椎被打成重伤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报道《沈阳第一监狱害死侯延双的更多真相》中提到：“最近从沈阳监狱几经辗转传出一份揭露凌源市法轮功学员侯延双被迫害真相的珍贵材料，爆出了更多的鲜为人知的参与迫害的直接责任人……沈阳一监狱副狱长何英杰带头迫害法轮功学员，第一监区狱政处长贾轲（贾可）“在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唆使犯人刘铁峰、王维海用胶皮管毒打法轮功学员侯延双、方连伍的后脑和后背。法轮功学员侯延双多次找监狱长牟家利反映情况，他用各种借口回避，副狱长何英杰坚持让法轮功学员‘转

化’，而不给检查身体。”

“当时的副监区长王小波唆使犯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不让上厕所。侯延双的身体被迫害的极度恶化，当时全身抽筋、疼痛、麻胀、全身发冷，躺不住、坐不住、站不住，视力、听力越来越差，说话也不清楚，只能用写字来代替。”

我父亲刚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被第一监区狱政处贾轲指使犯人毒打，致使腰椎、颈椎被打成重伤，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留下后遗症，腰椎长骨刺，颈椎损伤钙化。



酷刑演示：毒打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父亲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奴工）劳动时间长又很累”。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父亲在辗转传出的信中说：“为争取公平对待，与政府谈判——在权力面前，我们是孤独的弱者，在法律面前，我们寻求公正，在强暴、虐待的弱势群体中站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壮举……”

## 2、父亲在长期迫害中患重病 狱方不肯予以治疗

二零零四年八月，母亲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开始去沈阳第一监狱探望父亲。在警察的严密监控、封锁和种种刁难下，我和母亲费尽周折才了解到他在狱中的一些情况。

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父亲（当时已被转入第四监区）发现自己说话有障碍，左侧身体动作有障碍、麻木，吃饭困难、胸痛、胸闷、头晕、呼吸困难，当天到监狱狱医处量血压，高压一百九十，心电图检查是心肌梗

塞；十四日，在监狱医院做脑CT检查的结论是脑血栓。检查报告单上没有写明，门诊医生告诉父亲是脑血栓，并建议住院治疗。然而监区领导不同意。父亲多次向监区领导提出保外就医，监区负责人却硬说他不够保外就医条件。

## 3、狱方隐瞒父亲病情、不给治疗并对家属进行迫害

明慧网文章《沈阳第一监狱害死侯延双的更多真相》报道中，那份辗转传出来的材料中提到：“侯延双当时在辽宁省监管总医院。即使这样，监狱还要求他回去跟着出工。出院后，监区的队长施展等还让他签字，说自己要求出院的。他们还安排一个监控人员严密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向他们汇报。”

二零一零年九月份，父亲的病情愈加恶化。我和母亲对他非常担心，向监狱提出保外就医的要求。但是屡屡遭到拒绝，监狱以“必须签保证书”为要挟，逼迫父亲在生命和信仰之间做选择，被父亲严词拒绝。母亲不断地从家乡凌源坐车到沈阳第一监狱找监狱方交涉。他们如临大敌。这期间，监狱方面并没有诚意为父亲治疗，虽然去医院检查过几次，但是对于检查结果，他们想方设法瞒骗父亲本人和家属。

在与监狱方交涉过程中，第一监狱的施清军对母亲说：“侯延双有自杀倾向”，母亲回答说：“他是炼功人，不可能自杀。”

母亲还发现，一个叫宋东的警察身上带着一个窃听器之类的东西，母亲和他所说的话全都在监听中，有时候还没等宋东回去汇报，监狱官员已经知道情况了。

宋东故意问：“你还炼吗？”母亲明白这是他们的圈套，就说：“炼不炼，跟你有啥关系？”这种迹象，使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想搜集迫害母亲的证据，也可能因为我和母亲一再向他们交涉，一再提出保外就医要求，知道太多他们对父亲的迫害情

况，明慧网上也一直都有对父亲在监狱中被迫害的追踪报道，他们对我们心存忌惮，如果他们找公安机关把我母亲也抓起来，母亲的嘴就被他们封上了。

九月十七日，母亲接到狱方电话，称侯延双病情加重已住院，要求见家人。九月十九日，我和母亲及其他亲友赶到沈阳第一监狱。看到父亲走路困难，呼吸困难，喝水会呛，水从鼻子喷出来，憋气憋的厉害，说不出话来，口水流个不停，弄得身上很脏。父亲将写好的三个纸条塞给我母亲，警察发现后急了，马上要我母亲交出纸条，母亲不答应，警察就要强行搜身，被我和母亲厉声喝止。十多个警察一拥而上，把我们团团围住，同时把门锁上。母亲被迫交出两张纸条。剩下的一张纸条上写的是医院检查结果，诊断父亲有多处脑血栓，血压二百三十，咽部有肿块。我和母亲再次急切要求保外就医，监狱长说“转化”就不予办理保外就医，也不准家属陪护。

九月二十六日晚上，母亲又得到消息，说父亲现在情况很不好，没有一个人照顾他。

十月二十日，母亲去探望父亲，发现狱方居然这样愚弄我们：家属去了就把父亲送去监区医院。家属一走，就把他送回监舍不给治疗。

十二月三十日，在我们强烈要求下，监狱方在家属陪同下，带父亲去中国医科大学检查。

母亲强烈要求把父亲一些脑CT、心电图等拿回凌源找大夫看，他们通过层层审批终于同意。母亲拿着CT片子去找凌源大夫看，大夫说片子是病发后很长时间照的，这说明病人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此时父亲的病情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高血压病三级、心脏病、多发性脑梗死、腔隙性脑梗死。

监狱方把他送到监区医院，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父亲呼吸如此困难，医院本应该给接氧气，痰堵的厉

害，医院应该为他吸痰。否则，随时都有窒息而死的可能。可是监狱方既不给治疗，也不同意保外就医，冷酷、漠然地看着我父亲在剧烈病痛的摧残中一分一秒地煎熬、挣扎，一分一秒地走向死亡。

父亲曾告诉母亲，他在监区医院受虐待。因警察在身边严密监视，母亲无法得知父亲受虐待的具体情况。

#### 4、父亲被迫害致死，死因成谜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晚，母亲接到第一监狱施清军的电话，说：“侯延双支走身边人，用鞋带上吊自杀，送医院抢救，抢救无效死亡。”我和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

四月四日一大早，第一监狱联系凌源监狱，派车载家属去沈阳第一监狱。临行前，监狱方委托我户籍所在的莫胡店派出所查验所有同行家属身份，深恐有正义人士介入此事。

下午四、五点钟，车开到沈阳某宾馆。门口站着很多人接待我们这些家属，态度伪善。

陪同前去的我的小姨父也是警察，监狱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小姨父的警校同学来招待家属，可谓“用心良苦”。负责接待家属的还有四、五个人，其中狱政处处长史英负责与家属周旋。

四月五日，按照监狱方的安排，先去殡仪馆看死者遗体，看到父亲脖子上有一道勒痕，我想拍照，被监狱方强行阻止。然后又去看死亡现场，省检察院的人也在。按沈阳第一监狱

的规定，门牌上、床头都有在押人员的名字与号码，每个监舍和走廊都有摄像头，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监控之下。可是偏偏父亲“自缢”的房间里一无所有。狱方声称他们无法提供父亲自杀现场的录像及抢救过程的录像。

据狱方的解释说：“监狱里犯人太多，把活动大厅隔成监舍，有些监舍有摄像头，有些监舍没有摄像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眼中有自杀倾向的父亲，监舍中却没有摄像头。

监舍内有四张二层铁床，狱方跟我们说：父亲住在其中一床的下铺，支走身边人为他找纸笔，把两条鞋带系在上铺，跪在床上上吊自杀。按照监狱规定，犯人手中不能有绳子、鞋带等东西。母亲质问狱方：“侯延双手里怎么会有鞋带？”回答是：“这是他早就藏起来的。”

陪同我们前来的亲属，开始跟狱方交涉经济赔偿事宜，最后监狱方赔偿了十五万。

我父亲侯延双，一个善良正直的好人，正当五十岁的壮年，就这样被迫害致死，撇下了思念、牵挂他多年的妻儿老小。江泽民犯罪集团多次诬蔑法轮功学员有病不让吃药、不让上医院，害死了多少多少人云云，可是我父亲修炼法轮功之后，原来因为手术而变得虚弱的身体，没吃一片药，恢复了健康，而九年半的冤狱，剥夺了他的修炼环境，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身患危重疾病得不到治疗，也不允许保外就医，这一切证实了——有病不让治的是江泽民，是听命于江泽

民的一伙政策执行者。

#### 5、狱方妄图掩盖父亲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父亲的遗体被火化，六日当天我和亲属返回凌源。父亲的死讯通过各种渠道传开，有法轮功学员听到消息后，在海外明慧网发文报道，揭露沈阳第一监狱的迫害致使父亲侯延双含冤离世。

不久，第一监狱派出副狱长刘某和狱政处处长史英来到凌源，先伙同凌源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找到我四姨父，威胁恐吓了一番，说要抓上网发文的法轮功学员。后来通知我和母亲去凌源宾馆见他们。我和母亲去了以后，他们问我们是谁上网发文的？我们说不知道。

父亲十四年的冤狱，已经熬过了九年半。团聚，是我们一家三口最大的心愿，他的突然惨死，造成我和母亲内心难以平复的伤痛。法轮功学员出于公义，发文为我们鸣冤叫屈，而沈阳第一监狱仍然要仗势欺人，妄图封住大众之口，他们的嚣张凶狠，已经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地步……

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延续了十六年，正是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我遭受了一般同龄人没经历过的巨大创伤。这十六年的漫漫长路，犹如我和家人的一部血泪史。然而我始终坚信一点：法轮大法是正法，我的亲人没有犯罪，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这个坚定的信念，让我勇敢面对所有苦难，支撑我走过孤苦无依、备受歧视的艰难岁月。◇



## 大陆 30 万民众举报江泽民

【明慧网】河北唐山 45,193 人举报江泽民，辽宁抚顺 37,523 人，四川成都某区 26,119 人……举报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和支持控告江泽民的浪潮正在席卷大陆各地。据明慧网报道统计，自 2015 年 5 月至今，在中国大陆已有超过 30 万名民众联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这些签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贵州、四川等地。◇



## 无罪释放与枉法判决何以选择？

【明慧网】近期，明慧网报道大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值得全社会特别是公检法等政法部门关注，无罪释放与枉法判决何以选择？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最近笔者从明慧网了解到如下信息：进入2017年到2月底这段时间，明慧网报道了法院退案或检察院不予批捕、不予起诉、撤诉或公安局撤案而获释回家的法轮功学员的部份案例。他们是：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黄玉晴；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法轮功学员周小莉、景欢母女；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法轮功学员李士棉、林有艳；河北省冀州法轮功学员酒长迎；安徽省合肥法轮功学员伍静青；辽宁丹东元宝区法轮功学员任平、纪丽君；河北武安法轮功学员白晶杰等。

从2017年3月份至4月8日明慧网报道获释的案例有：广东省揭东县法轮功学员黄燕芝；河北廊坊文安县法轮功学员刘英杰；辽宁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王化学；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青年法轮功学员韩雪娇；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南寨镇北流村法轮功学员侯贵花；江苏省常州市法轮功学员姚宗英；天津市南开区法轮功学员张君；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六旬法轮功女学员汪锁仙；安徽省阜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素兰、吴庆华；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法轮功学员曲背香；山东省青岛开发区法轮功学员薛玉英、侯成香（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薛已在墨普东看守所非法关押582天，侯538天）；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法轮功学员毛清云；山东省青岛市开发区法轮功学员詹淑珍；江苏省盐城市法轮功学员张素芳；大连法轮功学员杨叔玉；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廖圣；黑龙江省海林市法轮功学员郝升巧；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周杰等。

这些案例的出现，笔者认为至少

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的正念和他们在自己都处在危难中还苦口婆心地参与迫害他们的公检法等有关人员讲真相，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善念与人性，感化着他们由恶向善的方面转化。

二、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们，为他们的当事人——被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信仰的那份坚守和虔诚，对救度众生的那份慈悲和善念所折服，为这些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做无罪辩护。据明慧网统计仅三月份就有57名中国大陆的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三、随着现当局反腐的迅猛推进，中共江泽民腐败集团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一些参与迫害的人员有的明白了真相，有的也看到了迫害不会长久，将来总有被清算的那一天，开始有意退缩不参与迫害或借机保护法轮功学员，为自己留后路。

但是仍然有部份公检法人员（多数为江派的打手）自认为在迫害法轮功中欠下的血债太多了，积重难返，就继续维持迫害，想以此逃避清算。这些人在全国各地省市县都存在，所以局部地区就出现了目前迫害形势仍很严峻的状况。据明慧网报道，二零一七年一月份，中共绑架412名法轮功学员，有79人被非法判刑，4人因迫害含冤离世。

二零一七年二月份，中共绑架255名法轮功学员，骚扰84人，非法批捕23人，强制送洗脑班8人，非法判刑72人，非法庭审60人。

二零一七年三月份信息统计，中国大陆又有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96人被非法庭审99场。6人因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首恶江泽民被非法判刑。排在非法判刑前五名的有辽宁、黑龙江、山东、吉林、湖南、河南省。比如东北三省是江派盘

踞的窝点，辽宁是迫害最严重地区，三月份排名第一，非法判刑31人，非法庭审21人。二月份辽宁排名也是第一：非法判刑18人，非法庭审18人，占判刑、庭审总人数的27%。

非法判刑排名前五名的城市依次为：朝阳市9人、沈阳市5人、松原市5人；大连市4人、双鸭山市4人。上述省市的公检法人员在迫害法轮功中仍然不遗余力，特别疯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搅局，为江泽民集团站台。

那些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那些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一定会得到大福报，他们的行为决定了他们美好的结局。而那些至今仍然追随中共江泽民腐败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一定会得到恶报。薄熙来、周永康、苏荣、徐才厚、郭伯雄、李东生、周本顺等都被绳之以法，（徐才厚未判已死）遭到恶报。江泽民、曾庆红等许多迫害法轮功的凶犯离被绳之以法已为期不远，应有的恶报正在等着他们。谁追随中共谁就不会有好下场，这是经数万遭到恶报的中共官员留下的真实验证。

奉劝那些至今参与迫害的人，看清形势，明白真相，善恶一念间，就看你如何选择。◇



■ 2015年7月，香港民众大游行中“控告江泽民”的巨型标语。